



操閩南方言人士說國語聲母ㄔ[f]常發成ㄏ[h]的探討

張孝裕 /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

壹、前 言

本人從事語文教學工作已經五十多年，教過小、中、大學的語文，和輔導中小學教師的語文教學，也經常巡迴海外各地區為中文學校教師講授國語語音。因此能發現國語語音上的一些問題。

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何主任福田博士，一向重視語文教育和僑教，尤其對緬甸僑教功不可沒。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以至併入今之教育研究院，歷來各地區僑校教師回國研習語文，本人都有幸應邀講授國語語音方面課程，今奉何主任之命撰文，聊將教學國語時所發現諸多問題中，就操閩南方言人士，說國語聲母ㄔ[f]時，常發成ㄏ[h]的小問題提出拙見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貳、字音對比的結果

首先把國語發ㄔ[f]聲母的字有：「發、釀、乏、伐、垡、筏、闊、罰、法、砝、髮、佛、妃、非、啡、扉、菲、

緋、蜚、霏、飛、肥、淝、腓、匪、榧、筐、俳、斐、誹、翡、吠、芾、肺、沸、痱、狒、費、廢、否、缶、番、幡、翻、蕃、凡、帆、汎、煩、樊、礮、燔、璠、璠、皤、皤、皤、繁、繫、反、返、飯、畈、販、犯、範、范、梵、分、吩、氛、芬、棻、紛、酚、霧、汾、棼、颺、焚、墳、積、粉、忿、債、憤、饋、奮、糞、方、坊、邡、枋、芳、鋤、妨、防、房、肪、魴、仿、彷、紡、舫、訪、放、峰、烽、蜂、鋒、封、葑、風、楓、瘋、豐、灘、酆、逢、縫、馮、唪、奉、俸、諷、鳳、賜、夫、俠、趺、麌、稃、孵、跗、紂、敷、痛、鄜、膚、扶、芙、蚨、孚、俘、浮、郛、桴、孳、蜉、𡇉、苻、符、罟、涪、鳧、弗、剗、拂、佛、拂、氟、茀、縛、裯、髡、伏、洑、茯、袱、祓、幅、福、蝠、輻、縛、父、斧、釜、滏、甫、脯、輔、簠、黼、府、俯、腑、腐、拊、撫、熖、頰、付、咐、附、祔、駙、阜、

計、赴、負、副、富、婦、傳、賻、賦、腹、複、復、鮒、馥、蝮、覆、寢。」等二百二十四字(因限於篇幅，恕未將每字的字音與字義列出)，與閩南方言聲母作一對比後，發現以下幾種情形：

- 一、這二百二十四個字，國語全是清、脣齒、擦音 $[f]$ 聲母，而閩南方言則全部都發成清、舌根、擦音 $[h]$ 聲母。
- 二、這二百二十四個國語 $[f]$ 聲母的字，閩南方言除了發 $[h]$ 聲母外，尚有「發、醭、垡、佛、啡、飛、肥、吠、痱、費、否、番、帆、藩、反、飯、販、範、分、糞、方、枋、芳、房、彷、紡、放、峰、蜂、封、楓、逢、縫、馮、麌、紺、敷、痛、扶、芙、浮、浮、苻、荆、拂、幅、福、縛、斧、脯、痞、負、富、婦、傳、腹、覆、寢」等五十八個字，還可以發成清、不送氣、雙脣、塞音 $\text{ㄔ}[p]$ 或清、送氣、雙脣、塞音 $\text{ㄔ}[p']$ 聲母。
- 三、前頭所列「發、醭、垡、佛……」等五十八字，閩南方言聲母有 $[h]$ 與 $\text{ㄔ}[p]$ 或 $\text{ㄔ}[p']$ 兩讀音，聲母 $[h]$ 必為「讀音」(孔子白)，而 $\text{ㄔ}[p]$ 、 $\text{ㄔ}[p']$ 必為「語音」(白話音)。
- 四、這二百二十四個國語 $[f]$ 聲母的字，

國語全無「讀音」與「語音」之分，而閩南方言則有：「發、乏、伐、垡、佛、啡、飛、肥、吠、肺、痱、費、否、帆、汜、藩、反、飯、販、範、分、糞、方、坊、枋、芳、房、紡、放、峰、蜂、封、楓、豐、逢、縫、馮、麌、紺、敷、痛、扶、芙、浮、浮、苻、荆、拂、幅、福、縛、斧、脯、痞、負、富、婦、傳、腹、覆、寢。」等六十一字有「讀音」與「語音」的分別。

參、結語

從以上四項可以得到的結論：

第一項，因為國語 $[f]$ 聲母的字，閩南方言都可發成 $[h]$ 聲母。因此，可知操閩南方言的人士，常把國語 $[f]$ 聲母的字發成 $[h]$ 聲母的原因。

閩南方言因為保存豐富的古音，因此，第二項可以佐證清錢大昕氏：「古無輕脣(脣齒)音；凡輕脣之音，古讀皆為重脣(雙脣)音」之說是正確的。

第三項和第四項中可以看出，閩南方言有「讀音」與「語音」之分的字太多了，而發音差別又大。因此，現今操閩南方言的年輕人，說閩南語沒多大問題，可是用閩南方言讀書，就覺得很困難的原因。